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六

趙郡李之儀端叔

書

答李幾重司戶書

秋暑不審邇來起居何以不圖變故伏承遽鍾艱罰相
遠且復未獲披奉故情文有所不逮想蒙見察某知先
公才望久矣得之于賢士大夫之誣每以未見為不
今其已矣何愴如之昆仲競爽而足下嶮碎人物之上
其來疊見逼耳熱心搖恨未能促膝握手以慰欣慕專
門之令昔聞其語而今見其人矣敢虞反我之懷而遽
先臨問六月十八日得所附書未發已見其人而喜甚



亟發之不暇既發乃綿連相屬前之以相聞之久申之
以過情之語終之以諸可人之詩文且復見躋于其間
而責其不腆之詞展轉至此不覺慄然汗下哀晚不類
得罪廢棄浮沉魚鳥間不復自齒于抑揚之地鼎焉惠
顧特相收采茫然不知所以為控方少年讀書時祇知
古人所言為可師所踐履焉必可力行以及之故諸可
人皆疇昔相與厚善相勉以至于是者一旦奔迸流落
七八年間在者無幾燦然到眼恍如相接于夢寐之際
而紬繹其欽挹之語則知高明不妄取予凜然信不
為外物一毫髮低昂真我輩人也足下所養既爾而乃
不遠數千里輕以人言俯暨蹇淺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自期則重矣委非據有類倒置雖然來貺不可以虛故
輒附諸可人以報盛德之及論省恕在人在我之厚薄
以遠于不愧不怍則至完之言是也論以己責人不若
以己恕人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子夷
傳家之言是也論未常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則魯直之
言是也論尊所聞則高明行所知則光大而折衷于董
子而不可以足以賢于衆人而畫焉則子開之言是也
論乃所願則學孔子自期于孟子之志則定國之言是
也論僅知古今實愧博洽而浪得名遂以阮嗣宗之歎
為之證則明略之言是也合諸可人之論而反之于道
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及其用也

有時而過涉滅昂足下高材遠識固不待崎嶇所獻而當以深造而自得之矣然方且汲汲于此而幸庶幾焉者不敢不以告也適以疾悴偶在墳山程督工役邂逅元翼回使姑致其略馳此當不輟交馳惟數學半君子其無意否耶瞻望未間千萬抑節自重

荅人求所為詩文書

久不獲款近秋暑伏惟起居佳勝日者蒙面諭墳山諸石刻欲盡見之此自當墨以為獻偶刻字人招致不來尚有未完慮參差不足以奉省閱故尔蹭蹬因循晚矣負愧無量山中去城市遠耳目有間程督之外隨所遇輒牽課僅得十餘詩二賦一銘一青詞一書欲錄出以

千斤斧然素非所工加之老倦退縮略無可意慮遂復猶豫又以不待有求而遽進則為銜鬻禽犢之學也君子之所深恥不圖過聽特枉書問引據談洽見微甚勤初則茫然不知其對既謝不能謂必見察而來使接武至于三四而不已仰承厚義愧汗如洗遂不復自靳而紬繹前日之所欲獻者以報專委之辱資藉疇昔庶幾匠手繩墨之餘或遂管中之窺欽跂欽跂頃未與執事相接但聞在朝廷舉職事屢有所建明不知者則為有所謂久而得其端則皆一時之先務不得已者比涉傳一二稿則往々人所不敢言異同之論無時無之要在於我無愧足矣其涉蓋足以知一鬻之珍至于屬饜了

所鯖富則寤寐不忘而未有以見期者一月前有錄侍
泛舟賦永慕堂詩清曠亭記讀之累日乃知鯖與宮未
易形容端若快意于九鼎之烹自非完養停蓄發諸家
之秘而又琢削礪砢以會于壞奇則起伏能到既而端
倪探賸果知留意于此甚篤古人糟粕固已在所六
聞平居專以歐陽永叔王介甫之文脩肘後之索甚矣
二人之文乃一時之宗也長江秋霧千里一道涵、滾
、到海無盡其如風雷雨電之驟作崩騰洶湧之掀擊
暫形忽狀出沒後先聳一時之壯氣極天地之變化則
吾東坡老人未可以輕議雖時所禁要亦不得而捨淺
陋所造妄爾塵瀆寔則于執事所遊昇之殼中、央之

中_地而得之不審果以為然否如其未也無吝見教未有
參晤涯倍深傾想

荅吳子陽問翰林學士帶制誥書

春末辱惠書爾後欲作報不暇及來太平遂如在井底
姑隨地苟生聊復尔耳豈復更煩久遊紀錄然亦未嘗
輒奉忘也忽披手示尤佩見存伏審燕居雍容動履清
勝欣慰所諭今翰林學士帶制誥蓋因唐故事耳昨
奉行官制未曾申明姑相因而行唐自開元末更翰林
供奉為學士罷遇益重其地益親上自六曹尚書下至
秘書省校書郎皆可與選入院一歲遷知制誥未知制
誥不作文書但待詔備顧問參侍行幸而已其在廷班

次只隨本官若侍宴則序位極高座在宰相下一品上
雖弘文館集賢院各有所隸獨翰林院無所隸學士號
天子私人又曰內相今既行文書遂帶知制誥其如制
誥則中書舍人職事也中書舍人乃中書後省官則是
宰相屬官豈有天子私人號內相而反無宰官相屬官
職事乎既專代人主敷告以言主行制誥批荅口宣允
應和文書自不相干當時止謂知制誥遂還中書舍人
猶以學士所當制為相妨故不去今泛謂中書舍人為
外至制翰林學士為內制則是也舍人止行誥詞押案
遇有所命則因而申之於言嗣以達所以命之之意而
行下至于制命則用白麻寫從內降付外廷宣讀其詔
書批荅口宣等或直批送三省或徑付所差使命事体
不同官制行後允此等合改正未及者甚多至赦書則
曰尚書省牒刑部刑部尚書省一曹耳何牒之有只當
如麻制學士行畢從內降出宣讀罷付尚書省授刑部
符下諸道乃為允當足下謂不肖昔嘗任茲事故委曲
見訪亦似有所見責當時固嘗力言之矣會急欲成書
在上者云未暇及故因循至今論必也正名則不行何
小事終必有類聚而時正之者老廢寧復及此來意既
厚不敢不報亦不須廣也未相見間惟加愛

謝人寄詩并問詩中格目小紙

伏讀別紙惇諭作詩之意遂以佳句見寵委非其據流

汗竟趾不腆一介蓋嘗涉獵而老無所就但時得一車
一句或可人意則如盲人索塗而俄與之策日者有傳
執事舊詩數篇拭目而觀首前而吟充然飽足使一嚮
之嘗如快意于九鼎也于是真有以寵之殆將屬饜矣
欽佩何已亟欲有所形容不免謂為過情而取近諛之
訝要之是詩也作者久不到此當于正元之和以前求
之而復過有延揖使得條其前人所作之目而責其所
以為是目井蛙之生豈足副九萬里而圖南者其如高
議既及不敢不報國風雅頌分為四詩言一國之事言
天下之事形容盛德以告于神明又以政之大小而分
二雅此較然已見者凡所謂古與近體格與半格及曰

嘆曰行曰歌曰曲曰謠之類皆出于作者一時之所寓
比方四詩而強名之耳方其意有所可浩然發于句之
長短聲之高下則為歌欲有所達而意未能見必遵而
引之以致其所欲達則為行事有所感形于嗟嘆之不
足則為嘆千岐萬轍非詰屈折旋則不可盡則為曲
未知其實而遽欲驟見始彷彿傳聞之得而會于必至
則為謠篇者舉其全也章者次第陳之互見而相明也
近体見于唐初賦平聲為韻而平側協其律亦曰律詩
由有近體遂分往體就以賦側聲為韻從而列之亦曰
古詩格如律半格鋪叙抑揚間作儷句如老杜古栢行
者此管中之見妄以為同異恐古人自有佳處既無所

傳亦不可槩知姑以其妄意者區處為獻不惜委曲見教幸甚去甚

代人與薛金陵小紙二

遠去侍席已復累月粹然如春之和氣儼然可畏之德威翼々然挽之不斷之誠意未嘗一日而忘于懷者也此特小已所得之私耳至其深淺不可以意測形器不可以物拘習之者則曰善人君子也驟見者則曰不撓而有常者也曾不知刑不加峻而頑猾屏息談笑自若而百廢具舉昔無夕不驚盜也而今乃外戶不閉昔一月率三四回火也今未嘗有醉人橫路則歌笑扶攜無一語相凌拂方且雍容燕席登覽陳迹與二三要人握

手傾蓋周旋于氣類中而往來賓客無問細麤莫不滿足而戀々不忍捨去是豈沽激而然乎是豈緣飾而然乎乃知小已之所得乃衆人之所得也魯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有問之者則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之效乃能如是耶必曰至誠而已至誠可以參天地之化育於是益知昔人之言為可仰也其曰惟是而行之于廟堂之上則公已效之舊但褊迫自公率以迹求而不知以道而觀是未足為知公者又曰公將歸正鼎鉉遂一德以享天心而沛然下膏澤于民則今日之政信可見于天下矣是則有造物焉其如是有以衰衣兮無使我公歸矣無使我心悲矣此愚與衆人

同也早遊門下特不敢自許于見知而中間恩恤之勤似非咫尺可得而擬議雖仁厚造次必于是然蒙祐之獲固然不知其况也不圖晚暮獲奉均勞之便拊循有加禮意逾厚益信前日之不敢自許與夫輒謂造次必于是者皆私己皮膚之見也今夫寒暑之變有生於同而有得之深有得之淺者非天使然其所遇之地適然耳以是而推則所謂皮膚之見者亦非盛德之所期也碩大光明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如推己而納之溝中此伊尹之志而乃公之心也一介所吝不復繼繼以致其感然亦不得而已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六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七

趙郡李之儀端叔

雜書

莊居阻雨隣人以紙求書因而信筆

日近詔求遺書乃太平甚盛之舉本朝書最不脩臣庶之家亦多苟簡不以為事自昔隋兼南北兩朝經籍時富其所藏之地號嘉則殿其卷至三十七萬大業之亂存者無幾武德初纔有八萬卷又平王世克得嘉則舊書八千卷自黃河水運入京師至砥柱丹覆而亡開元中置使置院專治其事然著于錄者又減武德三分之一通一時學者自為之書僅補其闕以甲乙丙丁分經

史子集為四庫安祿山之亂尺簡不存元載當固請以千錢購一卷遣使徧天下搜索稍全復遂增四庫為十二庫一目為四庫矣文宗尤所留意而十二庫方充滿復經廣明播遷迄于天復遷都乃蕩然無遺又更五代之亂臣庶之家救死不暇豈復以此目表見故本朝書籍殆全未振宋授李淑二家號藏書亦不過一二萬卷而已綬家又為火所盡其孫景年方展轉圖足未幾輒死豈其數耶抑有所待也

又

油拳紙工所用法乃澄心之緒餘也但其料或雜而吳人多參以竹筋故色下而韻微劣其如瑩滑受墨耐舒

卷適人意處非一種今夏末涉秋多暴雨潮水大圩田之水不能洩吾之野舍浸及外限戶內着履乃可行會莊夫以收成告既來復值雨寸步不能施終食日臨几案忽無况雲破山出時若相慰藉者解后隣人出此紙見邀作字既與素意相投凡數十番不覺寫遍安得能文詞者相與周旋既為之太息而又字畫不工似是此紙厄會所招也

又

東坡每屬詞研墨几如糊方染筆又握筆近下而行之遲然未嘗停輟渙如流水逡巡盈紙或思未盡有續至十餘紙不已議者或以其喜濃墨行筆遲為同異蓋

不知諦思乃在其間也楊文公與人對奕飲酒次人或
以文為詩即以方角小紙蠅頭細字運筆如飛而與飲
奕不相妨其詞又皆實以前世事對偶精密引據審確
所命意燦然如掌握中而利害明白不容有所增損二
公皆一時異人固未易優劣要之東坡之濃與遲以于
習熟而文公之小紙細字亦非有所必也故知熟則生
之生則熟之貴乎無所滯閱尔至其飲奕相參而各能
辨則東坡不善飲奕一小杯則竟醉睡或斲亦未嘗放
筆既覺讀其所屬詞有應東而西者必曰錯也但更易
數字因其西而終之初不辨其當如是也

書趙鳳事

刘知幾吳兢撰武后實錄書張易之昌宗誣魏元忠子
齋私謁廬陵王事嘗邀張說為澄而說已許諾賴宋璟
力止之說得冒以為忠後說當國讀之而內因屈嘗語
兢曰劉子元叙此事太不假借兢曰子元已死不可受
誣于地下此事實兢所書其稿故在說後屢祈刊削而
兢終不許世皆以為今日之董狐也至趙鳳為莊宗實
錄乃將何挺論劉朐疏不載朐既相遂引鳳共政事六
古侵遠所謂董狐者果何人哉

書牛李事

長慶初錢嶽典貢舉李宗閔以所親托之李德裕李紳
元稹在翰林密啓其事宗閔坐貶嫌隙自此遂結至太

太和中宗閔為宰相會德裕召為兵部侍郎宗閔協牛僧孺併力擠之并罷裴度政事而僧孺尤力朋黨至不可破侵尋四十餘年縉紳之禍不能解乃有牛李之號武宗立專任德裕而為一時名相唐祚幾至中興力去朋黨卒為白敏中令狐絢所中傷豈無心始可立事而有心則訖不能濟使德裕不以前日為念而一心所事唐祚固未艾也

書楊綰事

楊綰少孤貧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泊如也雅不好名有所論著未嘗示人後為相時郭子儀再造唐室勲德方盛時為之裁損騎從以避其高名清節名者實之賓也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豈在汲汲自炫鬻以沽之耶內不足者急于人知詎不諒哉是等人也尚何足云耶聊以知有其實而名自至有之已非是况無而自為有者乎

書劉元平事

唐霍王元軌太宗子與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于元平荅曰無長問者不解元平曰人有短所不見其長君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人不見其長則為全人矣蓋其質既美則動容周旋莫不如是譬之嘉木本立則枝條根節大小短長皆中規矩繩墨見者一知其為可用也已何釋焉

書柳材筆

元祐中錢塘倪本敦復通守當塗一日抵書相問勞籍以十筆其籤云河東柳材予時方學書得筆試之頗相入是後訪柳不可得而念亦不少輟異時予得罪流是邦既到首幸自償所念而材乃歷陽人死已久矣為之悵然久之過少廣書室得柳東所藝宛轉抑揚二十年之負恍然見慰問之蓋材族人于是知典刑淵源不無所自來也但予老矣字畫日退良有愧于疇昔臨紙一歎

又試筆

手和筆調作字乃佳迫促取能未見其可前人任為一事蓋藏終身踐蹈悲嘆窮通未始不在也退之序高閑謂遼之于丸秋之于奕詎不諒哉雖曰一技要須如是方盡僕知而不能行故白首如逆風駕船進寸退尺不圖誤有見索每臨紙必為見奪况手未和筆未調又迫促勉強耶以是此紙逢厄會定將覆醬甌矣可勝感嘆

書陳格石刻

予少時客廬山見諸刻石字皆有精神追而求其六靖率不迨也乃知模勒之妙有以假借致然是後每作字必嘆息不得其人相與表發比過金陵所見如廬山時至其畫筆則又過之迨詰其所自蓋南康人陳姓名格從事于此十二世矣予固知他人必不能至是必以信

予平日一見為不可易也凡技之善如庖丁解牛輪人
斲輪直以神遇而不以力會然後為得况十二世傳習
之久耶彼微幸于一旦之遇者雖資藉展轉豈得不自
愧哉

戲楊元發

楚令尹子西將死家老請立子玉為之後子玉直視則
則于是遂定昭奚恤過宋有饋彘肩者昭奚恤呵之
謝爾後何何則則更為歎息聲嘗究其所自乃得于此
元發偶有系蒼黃失據屢詰之輒呵之則予固知元
發非二人者不知其聲從何而致請知者注出

偶書

俊傑廉悍雅健雄深蓋嘗見其人矣既獨立于千仞之
上則下視万物如在掌握間足一跌遂致于訖死不復
振故曰知所愛則知所養也不有其養則無異自卧于
地以望百尺樓上其免于物役固難矣所謂俊傑廉悍
雅健雄深者尚何足云纔一間耳而相反如是所以擇
術不可不謹也

贈人

丙戌正月九日過彥國明窓稍理蘊火取炉焚香烹茶
儵然相向欲歸而德威遽至復坐笑語徐視几上散帙
得老杜詩五代史廬陵歐公集宋文選不覺駭愕輒謂
彥國曰子之膽過身矣已而抵掌相顧曰膽未足大始

我學屠龙為有罪姑溪老人

書劉九思建茶硯屏

番陽鍾弱翁少有出塵意中間輒崢嶸戎馬間以功名互表裏晚乃致位通顯然無妻妾所與俱者纔一族子似已不自得于半途之失矣故每于世外人必從容展尺若相氣類者上饒劉思道以術名于世嘗得其建茶硯屏云昔嘗相遇于京師臨分以之為別其義不可忘也遂命王成就之予方有所適思道冒大江特見訪予歷陽出以相示因以記其所自來亦以尋吾弱翁之舊地崇寧五年九月十二日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七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八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蘇黃門子由

久不獲修記師門雖窮在途然竊借餘光不忘自振惟是耳忘日枯求一毫髮洗濯增新無復可得以故系詠拳不忘鑿寐秋深江上猶有暑氣不審燕居却掃尊沐動止何似恭惟神聽冥符日有勝趣万事既不復經意則御風忌氣遂與造物者游矣不腆一介尚冀投老餘息猶及矧侍不勝係吝之私更祈加愛

龔深之

瞻望門墻僅隔一水然教問不乏而歲時殷勤所當展
盡于師仰者不應踈簡如是臨分雖不敢輒齟齬其馳
情繾綣不得為無憾也春候已深日來尊体動止何似
老境流落不圖遽遭此酷永日如夢寐中夜間則申旦
目不得交力量不充固深自愧惟是四十年艱苦相依
平時家事取給已不易堪而有一急難則委曲經營不
遺餘力情則夫婦義則朋友既使之到此地終不得同
歸念之祇欲下見蒙眷深厚未能執手號訴臨紙哽塞
不次

與蔡寬夫

不奉教晤已復累月懷詠重眷朝夕以之早夏清潤恭

惟尊体万福于是遷徙已得所說亟圖躬問動止屬乍
到不無應接之冗用輒蹭蹬尚幸少休獲踐鄙志瞻望
門第可量依仰

又

哀晚無堪實門下舊物永懷先公惇養之素與夫高誼
延挹之勤每以身生朝露不能少見毫髮為念異時東
坡老人則曰拱把必可以至千丈步驟方習定能萬一
者于左右常一二數流落遐遠勢地日光明一見豈復
可得下圖倦緒遽投挽引雖未畏從容景暮所期然欣
幸之深矣易展叙也臨筆耿

又

比到采石遽聞已過城中輒投先書具道欣懌持書人
回方審所得之妄已而又傳遂同何明道徑過金陵矣
悵然不知其况久之乃承尚留湖陰頗得求田之適即
欲修謝不謂汨沒竟尔淹晚初以此地或可少延窈祿
之頃褊陋易得以乘加之宿咏猶逞渠可一日苟安耳
雖墳墓所寄亦將營葺就緒再理舊轍万一舍館定庶
獲黍隨杖履之後也他俟躬致

又

不腆之役已滿任前期輒再請猶未報可遲暮窈祿覲
顏何控然夤緣覲幸粗寬待哺者之責尔召用未間尚
冀周旋勝踐之餘連蹇不類定應果慰此志否向風增

吝

與吳朝奉

前日郊外拜別後二日有傳舟人未解者比再出城已
不及見相仍幼稚多病未卜行李所之早失脩記可勝
愧仰計程當已定館乍脫塵垢利害之役而有溪山隣
里之歡想劇慰懷不為加損固非待晚生縷之獻愚
者竟不免西行冒暑就陸其味可知俟三關中時通門
次

與叔倫提舉朝奉

久不親感義間欲致一書或復不果所以系詠之深固
不如是也比承終制還朝稍幸班者獲奉餘晤進聞舍

館所寓時得通記不謂前日方遂邂逅斯須仰奉教益
開浣亦多矣已而得家門伯母下世哀苦累日不勝見
在式假早來出就諸兄議成服歸得墜刺乃辱臨屈謹
諭重意且失迎展感激復深愧恨向晚尊履何似無緣
造謁尚僅促膝庸致久別之懷臨紙不任眷々

與宋榮州

伏審顯膺寵數榮進崇資叨願有來聞報增忤伏恨阻
遠不遑陪下客以相先竊借光明但能知盛事之難值
謹具狀賀

又

久不獲嗣音門下每于思道書中得聞動靜踈遠且復

廢棄之餘色々生理幾何其能自控也不審一顧之舊
尚且記錄已否初暄恭惟日來台候萬福新恩之寵非
才望有以稱之豈能至是無緣從賀客之後而又得之
已晚比復當前而反茲蹭蹬倦々倍深愧負想像一時
歌艷可量引詠

又

喬松巨柏非高峯絕壁未易為託以所託之如是宜其
干雲霄直日而未已也又况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
其資藉宜何如哉非肺腑惟義慰有自來豈能至此更
期際遇終契超特欽跂欽跂

又

晉卿家必常往還兄弟想皆顯達矣聞有尚主者得非
宅相乎別當修慶次因會叙為寄聲平時班一見之
而未嘗接語料亦不復記省但寶坊一培土未易忘懷
也臨紙哽噎

與俞叔通教授

暑中不審旅舍何似瞻企盛義無從請叩區區可知高
文聳動榮觀然未敢廣傳朝入甌暮遍天下矣何時再
幸占隸病恭修布疎略

又

寒色伏惟尊候清勝眷聚無恙至節日阻陪罇下為壽
可量傾禱不肖戆事粗爾乍到冗瑣病茶不佳每愧誨

言馳情不已早晚西來奉有道君子引企旦旦不知其
勞耳盛寒珍重時祝玉音

又

前日連獲手教并盛文二篇曛黑索燭未及恍如在日
園中矣既而研味高致非特如僕命騷人不知三代以
來作者尚可分路揚鑿已否神遊不遠竦然數日脾氣
作憤如醉人無緣款曲承誨以悉別後牢結可知計
從定在何日啓行毒熟踰伏不易虞吾生不如意事十
常八九每于左右眷尚覬新春東去再尋杖屨之適
自餘不性音驛交馳惟君子勉強于我也千万垂亮

又

近附遞修記當浼左右兩日連捧賜教爛然禮意兼幅不能盡其愚陋尋繹所况浩乎若決天漢之瀦而注之廣漠之野難堪眷遇重為愧戴伏惟待敵里中德况佳裕眷聚寧勝昔厯士元為南州士人之冠以世論之則兵戈之際與夫一道德同風俗盖今日之盛也吾不知賢士大夫能相先高明以掠士元之美否區區願親之誠非尺書可道指日以俟言款

又

伏蒙不鄙孤陋過示盛文大編衍溢眩然雖前日蹈海未能若此文章久不到此惜乎先帝不與見也然神遊不遠固當有享輒已傳錄願少寬假數日偶誦一二對于同舍中徵索者紛々日不自給壞傑偉麗一至于此尤劇賞慕

與吳給事

違去門下遽涉改歲詠德懷眷尤甚平昔氣候未定不審台候起居何似哀晚一介雖說敝篋之末而從容敦薦尚懷素志其如傾倒絕世之蘊欽暮出處之正盖尚為左右頌之矣庶几鋒車未命猶及旦暮之款

又

早以山陽舊故稍低下不免雨甚水不能洩河漲凌注念欲遷老久之于是得卜適介盛德臨附一方與夫當塗令公部屬之便固知仁人周恤必以是為急難而赴

之必克然常情所期近在咫尺隨事應見而已不圖光明俯暨六曲是同而令公不遺餘力恐已事未必能爾纖悉畢舉上下翕然景隨存歿仰佩未知所以為報雖已躬致其勤如是此念何時可忘系詠之深責具申展

又

急足迴倉猝具書當獲塵浼稍不果嗣音推重在先引詠舊眷不忘傾屬早春不審起居何似久為人物所先加之有勞簡在淵密豈外計可以遲回者流落倦途尚期擊節迅除少慰向暮尔遡風耿

又

罪廢沉溺無復舉頭之望解后舊遊仍值提按之始恍

如斷夢感慰可知歸來幸畢葬事然望德門自是愈遠矣興言所暨倍深依邑胡族淪落聞振拂不惜力是亦仁厚所期要之于時猶不可及也的便中卒尔馳附瞻望弭節仰冀善衛

又

前日獲侍樽俎新築落成瑞應表發仰佩不遺與觀成美感激不在言也低回里巷雖側聞盛事而哀遲不振愧無以形容蕪陋之語以致一時之遇過蒙延挹置其不逮而曲與之進敢不矜勉以奉勤眷持斧般門固已非據而六華在前姑投一笑之地而遂覆醬瓿乃出望外矣適在故山不果躬致賤懇仰冀深照

又

分餉柔之何以克當但恐餉德之餘藏神見夢羊蹴蔬
耳某若物若干謾實回奩非敢為報也餘遲旦夕面謝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八終

